

花好月难圆

刘瑞普



文心出版社

1993.9 郑州

作者小传



刘瑞普,男,1954 年生于河南省镇平县,大专毕业,当过大队干部、中学民办教师。在中学读书时发表作品;最初写通讯,写诗,写剧本;1978 年后专事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先后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近百篇;作品曾被八家出版社选入集子;多次获省、地级文学创作奖;现任地区作协会员,县文联文协理事,但至今未成大业。好在有股子倔劲,不甘落人后,敢于豁出命猛追。

引 子

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征婚故事。尽管故事由开始到结尾，跨越时间不足一年，在曲折而漫长的人生中，该是多么短暂！然而，它对主人公来说，却的确又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令读者两眼发直的艳史。

如今，凡居住在豫西大佛镇上的人们，许多人对这则征婚故事几乎了如指掌，有人还能津津有味地聊上几段，激得你荡魂消魄。可有谁知？故事中除了男欢女笑，甜蜜恩爱，还凝聚了多少人间的怨恨，婚恋的苦涩？人们更难想象，在这则溢满柔情爱意的故事前面，还有一个凄凄惨惨的开端……

目 录

引 子

第一章 飞来横祸

- 第一节 祸从天降..... (1)
- 第二节 雪上加霜 (12)
- 第三节 两次征婚 (31)

第二章 因祸得福

- 第一节 一位赶潮流的少妇 (46)
- 第二节 一天二百七十七封情书 (65)
- 第三节 眼花缭乱时 (72)

第三章 意外的故事

- 第一节 不是情书的“情书” (83)
- 第二节 揭穿骗子 (93)
- 第三节 她在玩感情游戏..... (103)

第四章 翩翩女郎来是谁

第一节	光天化日下的亲吻·····	(115)
第二节	看似少女不是少女·····	(133)
第三节	一位来自“天府之国”的女郎·····	(144)

第五章 湖北之行

第一节	在唐水吃了闭门羹·····	(158)
第二节	到枣庄去·····	(170)
第三节	夜宿松林岗·····	(185)
第四节	相思泪·····	(194)

第六章 花好月圆

第一节	柳暗花明又一村·····	(207)
第二节	她要住在旅社里·····	(215)
第三节	心心相印·····	(231)
第四节	京市风波·····	(241)
第五节	泪洒江南·····	(250)

第七章 本应有个好结局

第一节	无意插柳柳成荫·····	(269)
第二节	她来了·····	(278)
第三节	洞房花烛夜·····	(285)
第四节	在一段艰难的日子里·····	(292)
第五节	还是条“光棍汉”·····	(300)

后 记·····	(310)
----------	-------

第一章 飞来横祸

第一节 祸从天降

东方欲晓，天空漂游着朵朵绯红色的轻云。繁星渐渐地收起了余辉，太阳出来了。迎着火红的霞光，八百里伏牛山显露出了巍峨的身姿，更给方圆大大小小的村镇平添了几分壮丽、几分秀色。

蓦地，天空中不知从哪方扑来一块锅盖云，骤然间遮天蔽日，整个大地变得灰蒙蒙的一片。

此刻，在山下一个叫大佛的小镇上，我的家门前正围着一堆人，大家的心情也仿佛是受了天气的感染，一个个都是滴溜溜的。没有歌声，没有笑声，没有说话声，似乎连人们的喘息声也难听到——整个空气快要令人窒息了。我失神地站在人堆前，甚至丁点儿恍恍然的感觉也没有，满眼罩着薄雾似的泪水。

突然，透过泪眼，我发现一只盘子大小的“脑盆”在我那六

岁的小孩头上旋了一个大圈圈，而后摔在一块事先摆好的石头上。顿时，震耳的鞭炮声“噼啪”炸响，悲壮的锁呐声轰然而起，凄厉的哭喊声惊天动地。

送殡的队伍起程了。

几乎同时，我被人莫名其妙地连推带搡，带到了棺材前，有人气喘喘地命令：

“永葆，照棺材撞三下，快点，快点，一会儿来不及了！”

有人还解释：“这说明你东她西，就此分手！快点，撞吧！”

我两眼发直，泪水淋淋，死死地盯着，盯着那副仅仅价值一百二十五元的薄板棺材，浑身的血液凝固了。透过模糊的泪水，又看见一个老妪正抱着我那仅仅仨月的女儿，在棺材周围整整绕了三圈。霎间，我的血液凝成了冰块，可我的心里还有一丁点清醒：我决不撞棺材！决不！因为那里边正躺着我病逝的可怜的爱妻——她今年才刚刚二十八岁。

棺材移动了，移动了。就象有人突然掏去了我的心肝，我疯了一般地冲上去，我要夺回心肝，我要……

然而，没容我动作，前后左右便立刻拥出许多人，拉我、拖我、拽我。我发现这群人中，也颤巍巍地站着我那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和六十开外的老母亲。这时，有人对我神秘地劝解：

“你千万别上坟呀！一上坟，以后不好续弦！”我一点儿也不领情，一个劲地拼命挣扎着，哭喊着……

只是，一切努力都归于白费。他们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手越拉越紧，最后，竟将我的整个身躯架了起来，连站脚的地方也没有了。我急得用嘴咬，用手掰，可是，他们每个人都似乎表现出从没有过的坚强。直到根本听不到送殡的哀乐，才把我死命地推进院里，然后“嘭”地一声关上楼门，挂上门鼻。

我成了一头只能在铁笼里发怒的雄狮，任我左冲右闯，上窜下跳，但始终毫无结果。最后，我只有绝望地猛扑过去，死死地抱住了一棵枣树——一棵由我妻子亲手栽种的枣树。悲怆地呼喊妻子——冀荣花的名字，嚎啕大哭起来……

我忘不掉荣花，忘不掉她这个文静、大方、开朗、温柔的女人——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甜甜蜜蜜的生活，一份真挚而又和谐的爱。

在国家面临灭顶之灾的一九七五年秋，立志“跳龙门”的她由于升学无望，高中毕业回到了家乡。不久，由于她的积极能干，被乡亲们推选为大队妇女队长。她从不以权欺人，刁难乡邻，却总是为妇女们撑腰作主，还为遇到天灾人祸的乡亲们办了不少排忧解难的好事。由于她性格开朗、办事精明、待人实在，曾被大姑娘小媳妇们誉为“姐妹们的贴心人”。干妇女队长三年，曾连续三年被评为模范干部、优秀团员，多次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和嘉奖。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她被推荐当了民办教师。那时，中小学合校，我正好有缘同她相识。

她的形象极好，有着一副端庄、稳重、沉静大方、最适宜于“为人师表”的好仪表。她很像芙蓉国里的红白荷，红得热烈，白得素雅，且晶莹明透，“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给人一种既崇高又神圣的感觉。

她的声音也极好，凡听过她讲课的同行们都说，她的声音犹如振动舒缓的提琴，永远弹奏着美妙的歌儿；又尤如流势平稳的多瑙河，终日流淌着优美动人的圆舞曲。

她的字儿也写得好，既有着女性特有的柔媚、娟秀；又有

着潇洒、刚毅的男子气，竟能使许多自以为了不起的书法好手们也甘愿“退避三舍”。

只是，实在可惜得很，由于我们原来既不系同村又不系同学，所以虽可说上认识，但却不能说是熟悉。直到后来，学校将中、小学语文教研组合并，我们分进了一个教研组；更值得庆幸的是，学校团总支改选，我担任了总支书记，她担任了总支委员，加上她又是闻名全校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所以我们接触才慢慢多了起来。彼此熟悉了，我才看出她其实并不十分漂亮，然而并不十分漂亮却一样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们来回上、下学要走完共同的一段路程，每次不是我等她，就是她等我。这样接触多了，渐渐地我们谈论的话题，也不仅仅只限于教学工作和团的活动之类的了，我对她产生了好感。

后来，除了学校正常工作之外，其余的时间我们大多在一起。交谈工作，探讨人生，想象未来。清晨，上早自习，我起得很早，她也起得很早，那时天还未亮，我们便在一个电灯下备课，批改作业。就连星期天，我们也寻找机会，凑到一块……也许是因为志同道合的作用吧，也许是因为“人并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的缘故吧，也许是因为人在年轻时春情极易萌动的影响吧……在一个偶然的会里，我们终于将问题明朗化了，那时候也山盟海誓，颇有一番悲壮的味道。

以后的以后，我们关系的发展达到了突飞猛进的速度，转眼结了婚，转眼有了个小男孩。

托翁在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话不能不说是千古

名言。那时，我的家庭虽说不上富有，但还充满着欢乐、和谐与彼此尊重。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她是多么理解我的心情！我对前途曾做过不懈的努力，但均因为机遇或命运的不佳，一次又一次败北，每当这时，我总感到万分的疲惫和心灰意冷。也恰恰是每当这时，她显得格外的温存。而且，她对我的恩存也表现得尤为独特。按照一般人的规矩，她应当热情地安慰、鼓励、或递上表示关怀的热茶、热毛巾……要么，赶紧去做爱吃的饭菜。可她不，她往往是什么也不说，先轻轻地搂住我，亲吻我的面颊，然后轻轻地抚摸我的周身，让我在她的抚弄之后，舒服地躺下，然后才去做好吃的。这样，我的疲惫便会一扫而光，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完晚饭，又一同上床，一阵风风雨雨过后，再来几句恰当好处的安慰、鼓励，这才双双进入梦乡。

然而，不幸得很，美好的光景儿五年还未到头，荣花便染疾在身。经地区医院骨刺检查，被确诊了一个可怕的病名——“白血病”，并且已经到了晚期。这真是祸从天降！万分的悲伤之中，我带着爱妻四处求医，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在省会一家大医院，医生明确告诉我：“你妻子的病情已经恶化，药物对她已不起任何作用，请你带回去准备后事吧。”

荣花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我连累了你，对不住你，我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了。我死后希望你重新说人，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眼下，我只有一个要求，求你赶快把我带回家去，我要临死前再看一看双方的老人，咱们的孩子和我的学生们……”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一日。

这一天，我事先同校长联系好，便搀着荣花去学校看她的学生。临近教室，她在我耳旁小声说：“永葆，你立门边吧，我一

个人就行了。”

我慢慢地松开手，谁知，她站在讲台上，刚给学生们说了两句话，脸上便滚动起黄豆大的汗珠。我觉得不对头，正要询问，只听她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快给我找点水喝！”我刚转身朝外走，忽听身后“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荣花倒在地上不动了。整个教室立刻发出一阵惊呼声。我急忙走过去伏在她身上，叫着、喊着。我的心里一阵阵的发急发烧，可她的身体却在我胸前越变越冷。有的人死在战场上，有的人死在酷刑下，而我的结发爱妻却死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八年之久的岗位——讲台上。

学生们围了上来，校长、同事们都来了，大家全悲痛地淌着泪水。我的心突然一阵绞疼，就像谁挖去了心肝，疼得昏了过去……

值得庆幸和安慰的是，荣花的死唤起了领导和同事们对她的公正评价。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校工作八年——而且又是称得上认认真真、任劳任怨的八年，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她在校期间，未当过一次被校方认可的“模范教师”。只是怎么也没想到，荣花的死却惊动了全校七十多位老师和一千二百多位中小學生。他们差不多都到过我的家，特别饭前饭后时间，往往把我家围了个水泄不通。荣花的死，又牵动了县、镇的有关领导，以及全镇二十多所中小学师生的心，天天有人看望和吊唁。为了便于协调，还由镇教办室牵头成立了“北荣花治丧委员会”。而且，又为了解决我家的经济困难问题，“委员会”之下又附设了“北荣花丧事捐款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接收捐款、捐物。每当见到那热烈而又动人的场面，我总是满含泪水，在心底默默地呼喊：“荣花呀！你安息吧！我知道你死得突

然，死得可怜，可你死得也算光彩，你睁眼看看，这吊唁您的阵容，即是这镇上最有威望的人，能比得了么？”

.....

我双手死死地搂着枣树——那棵由荣花亲手栽下的枣树，一会儿大哭，一会儿细想。最后，我简直有些精疲力尽，昏昏欲睡了……

自从荣花病逝，我就像丢了魂似的，终日神不守舍。干什么也提不起精神，吃什么也没有兴趣。总喜欢一个人躲在屋里苦思冥想，然后痛哭流涕，再然后蒙头大睡。

荣花埋葬后的第三天上午，一封加急电报把我哥永林从东北的大丹召了回来。他留下嫂子和一个女儿看家，自己带着一个刚满七岁的儿子匆匆赶回。

一进家门，看到屋内屋外一片残状，看到年迈的父母愁眉紧锁，一脸泪痕；看到我神志不清，茶饭不思，连他这个自称为“铁石心肠”的刚强汉子——转业军人也泪流满面了。

当日下午，我哥和我一行五、六个人去荣花坟上添了土。临离开的时候，我又默默地在坟头站立了许久；接着深深地鞠了三大躬，最后又含着泪水，颂读了宋代词人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鹿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返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意做纪念。）

返家的路上，我们又一同到荣花娘家坐了坐，一回到家，

母亲就对我说：

“永葆呀！你把柜子打开，把荣花的衣服捡出来，挑几件好的给两个孩子留作纪念，余下的送给她娘家人穿吧！免得你一看就哭。”说着，母亲自己竟又抹起了眼泪。

我想也对，便寻出钥匙打开柜门。谁知，手未伸出，只是两眼刚刚接触到那熟悉的衣服，旋即又想起了可怜的荣花，满眶的泪水立刻涌出来了。

开始，眼泪只是揩了又流，流了又揩，不断线地涌着。待我动手触摸衣服，理智的力量再也控制不住情感的冲击了，两肩使劲地抽搐着，且又哭出了声。立刻，两眼模糊了，任如何揉，如何擦，泪水就是止不住，哭声也越来越大。

父母闻声赶快跑来，哥哥跟进劝道：“算了吧，心不静，过几天收拾也不迟！”

可是，以后如此三次，终于也没收拾成。后来，还是妹妹永珍从婆家回来，这才代我料理明白。

哥哥在家的日子，我们一起能谈谈外面的事情，特别谈到大丹的街心花园，至今还保留下的日本建筑……我时而还能勉强笑笑，时而又能搭讪几句。但哥哥一走，我便一切如故，又变得死活不是，愁眉苦脸了。

学校的老校长魏振强，教办公室的吕主任，还有镇上的不少领导，学校的不少老师，加上我过去和现在的亲朋好友，都先后劝我，开导我，希望我振作。魏校长为了使我早日精神变佳，甚至不惜打乱教学计划，每日专派两位老师陪我，可我终究振作不起来。我知道这样实在对不起人，但感情这东西又来不得勉强，想装也装不像。有时，也想笑笑，但一笑别人看来比哭还

难看，反而弄巧成拙。

曾几次，我想到了死，而且还认认真真地对死的方法做了种种的设计。恰好我爱好写作，多少有点儿布局谋篇的“天才”，所以对死的方方面面，也理所当然地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是，每到付诸实现，我却犹豫了。说心里话，我不是舍不下自己这条可怜的小命，如今虽已进入“而立”之年，可“立”了什么？

当个民办教师，每月六、七十元的收入，还顶不住一个单干屠夫一天创造的“价值”，虽也有写作爱好，但发表几篇“豆腐块”，并未成什么大气候，写过一篇长篇，又因国家政治形势突变而成了殉葬品。——似这类等闲之辈，活着受罪，死了安心，还有什么可憾？！问题是，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没有死的资格。我上有两个年迈的老人，下有一双年幼的儿女，虽说自己地位卑微，收入低廉，但有我在，一家人还可勉强度日。倘我轰然倒下，这一家岂不马上土崩瓦解？而且，也许由此落得外人一顿唾骂，让我的亡灵也难得安宁。

想到这些，我往往又会生出一身冷汗，看来死是不敢想了，只是一合眼就想荣花，有时想得头痛，想得泪水直滚。

实在没法，我只得提前返回了学校，想借教学来开脱自己。于是，我拼命地干，有时为了备课，为了批改作业，为了家访，为了帮助学生解决一个疑难问题，我竟将吃饭、睡觉置之度外。对此，领导表扬，同事称赞，一致说我是化悲痛为力量的典范。每当这时，我只有报以苦笑，而个中的苦涩只有自己知道。

有一天，玉皇大帝终于睁开了眼，让我见了青天。那是一个早饭后，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树上喜鹊喳喳叫。一切都那么

安祥，那么美丽。我步入校院，刚抬腿踏上甬路，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负责收发的王老师正朝我匆匆走来。

“给，这是你的信！”

我急忙接过一看，一行“河南省高招办公室”的字样，赫然署在信皮的下方。顿时，我明白了八、九分，心里好一阵激动。于是，我撩开大步迅速朝住室走去。开始，我还注意把握住步子，后来，竟不顾体统地奔跑起来，引得不少学生瞠目结舌。

一踏进住室，我旋即关上门，又旋即撕开封口，倒出信来，急急抖开一看，原来是一份成人高招录取通知书。上写：

“刘永葆同学：

考试合格，经审查，你被录取为地区教育学院中文系学生。定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赴校报到注册。

特此通知

河南省成人高招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日”

看完通知内容，我迅速将它恭恭敬敬地摆在办公桌上，然后又揉了揉双眼，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直到完全确信是一份“成人高招录取通知书”，这才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验到：一个从小梦寐以求的愿望一旦实现，该是多么幸福，多么高兴的事情啊！它远比官运亨通、财源滚滚，不知要强上几十倍、几百倍啊！

我笑，我笑，终于笑得流出了眼泪。

然而，流出眼泪我却止住了笑。大吉大利之中，我猛然想起了鲁迅笔下的范进，我担心自己也会邪火攻心，而像他一样

地神经失常；我更想起了可怜的已入黄泉的娇妻。曾记何时，她还和我灯下苦读“圣书”，奋燕双飞；曾记何时，她还和我月下订立同盟，立志双双取得中专（在此之前，已收住了她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大专文凭，实现宿愿……然而，做梦也料想不到，在我收到大专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她却过早地倒下了。现在，只剩下我孤独一人，还上什么学？取得大专文凭又有什么意思？顿时，我的一颗心又冷了，悲哀了！

我默默地将通知书叠好，装入信封内，又默默地锁上门，然后又是默默地，甚至有点跌跌撞撞地往家赶。

回到家，走进我和荣花曾经共同恩恩爱爱生活了五、六年的房间，我站立中央，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两行冰冷的泪珠沿着两颊徐徐地滚落下来，滚落下来……

我满含着泪水，从口袋里摸出通知书，慢慢地，但却仍是十分恭敬地将“录取通知书”展平，放在窗台下的桌子上。

然后，我双眼紧紧地凝视着“录取通知书”，垂手肃立。接着，便虔诚得尤如一个忠实的教徒，双手合掌，朝“录取通知书”拜了三拜，同时，在心底轻轻地呼喊：

“Ade，我的大学通知书，Ade，我的文科大专生！”

说完，我交待母亲一声，便秋风扫落叶般将“录取通知书”抢在手中，又风驰电掣般朝荣花的坟上跑去。

来到坟上，我又是将“录取通知书”展平，恭恭敬敬地摆放在供桌上。然后起身又是虔诚得尤如一个忠实的教徒，双手合掌，朝“录取通知书”拜了三拜，在心中轻轻地呼喊：“荣花呀！你安息吧！我们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愿望实现了！可是……”

我嘴里喃喃地说着，右手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摸出火柴，

“嚓”一声划亮了。

突然，有人“啪”地一声，狠狠打掉了正燃烧着的火柴，也几乎是在同时，迅速地抢去了供桌上的“录取通知书”。

我大吃一惊，脸上冒出了冷汗。抬头一看，你道来人是谁？竟是我那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他老人家两眼喷火，脸色铁青，两片嘴唇抖动着，只是说不出话来。

可是，此刻的我，几乎完全失去了理智，什么也不顾了，猛地转身，发疯似的去夺“录取通知书”。想不到，今日的老父亲也毫不示弱，而且也不知从哪儿来的牛劲，使劲一推，竟将我推出六、七尺远。

我再一次冲上去，拼尽全力要夺回“录取通知书”！但是，我失败了，我的努力不仅没有成功，而且还挨了父亲两记清脆的耳光！

顿时，我清醒了许多。也同时记起，父亲自从我八岁那年拍打过我几下屁股至今，已二十多年没弹过我一指头了。今天突然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我理解老人的心情。但是，父亲毕竟上了年纪，他打了个趔趄，挣扎了几乎长达五分钟左右，才终于勉强站稳，嘴里还在“呼呼”地喘着粗气……

我突然俯在坟头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日落西山，哭得天昏地暗，哭得空中慢慢地落下了牛毛细雨……

第二节 雪上加霜

弹指过了两年，我的大学生活结束了。

就在即将离开学校的前夕，我参加了一次由地区教委和